

#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四百

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一送

宋 仁宗五十二

李壽績通鑑長編嘉祐六年七月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姬煦姑息之謂也。與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諱譏。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虐之謂也。惟道所存。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況愛群生。雖古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日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座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雜。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為善者日懈。為惡者日勦。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授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望陛下少垂聖恩。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實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陶虞之際。然授降播種。益立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去迭來。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適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亦已易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一

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適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亦已易

# 永樂大典

卷一二四二九

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効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術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未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師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此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體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無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難。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爾。其三論揀軍。曰。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選諸指揮兵士。補填近上軍。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踈短。聞之後時。不能豫陳可否。致事已

永樂大典卷一二四二九

二

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盡為陛下言之。往者不可及。來者猶不可追。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故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縱不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為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急。頃刻早飢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武猛材力之士。猶為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瑋珪為京城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法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關。德宗命瑋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判亂接踵。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開諸軍。悉揀去老弱。選其精銳。以為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兵士無比。故能南割淮甸。北取關南。群雉畏服。所向無敵。太祖皇帝受天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問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皇帝時。其多

數倍然元昊羗胡之豎子智高蠻獠之微種乃敢倔強河西橫行頽表圖  
 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迎鋒沮潰毀辱天威為四夷笑由是觀之  
 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之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感  
 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選之人往往恟嗟悲怨父子相泣  
 況於外方兵士遠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為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違  
 違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為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  
 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是臣不知曾與不曾令兩府大臣相與  
 熟議經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之何  
 其未揀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賜指揮下應係揀軍臣僚須是一一  
 躬親子細揀選好人材有膂力及得等樣別無疾患方得揀上如已經揀  
 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獲揀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  
 揀臣僚伏乞重行賤竄仍自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須令兩府臣僚同共  
 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并約束揀軍  
 臣僚務精不務多如今來指揮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  
 院戒揀軍官。癸卯左侍禁前消井監監押馬允正為右侍禁初消井監  
 生界與間出市馬已乃割略而去嘉祐元年秋領衆百餘出自陵溪本監

宋集卷之萬二千四百五十九

三

判官鄭戡與允正使招安將唐則要致于城中擊殺者七十餘人允正既  
 以功遷官後戡代去坐與人爭田產勒停至是始上其功改大理寺丞允  
 正復自請嘗親殺夷人而戡無功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言戡本蜀豪族  
 停官未叙於法不得改官乃奪大理寺丞因下本路提點刑獄司按所論  
 功皆不實故又奪允正所遷官。甲辰贈故內殿承制宋士堯為崇儀使  
 內殿崇班李德用為禮賓使東頭供奉官左明為西京左藏庫副使右班  
 殿直何潤陳弼並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以士堯等與交趾戰歿也。貴  
 人董氏生皇第十三女戊申進位婕妤辭之。是月河北京西淮南兩浙  
 東西並言雨水為災。八月乙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知諫院楊敞詳  
 定寬恤民力事五年五月丁酉置司六月乙亥遣使。已未馬軍副都指  
 揮使武勝留後王凱卒車駕臨奠贈彰武節度使謚莊恪凱治軍有紀律  
 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袍鼓殺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  
 無不力前後與虜遇未嘗挫衄危毛川之戰內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凱刻  
 罷之尤篤於故舊子弟食門下者常十數人。庚申詔三館祕閣校宋齊  
 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壬戌江淮制置發運司  
 言淮水壞泗州城知州王瑔通判張師中能協力保完之乞降詔獎諭從

之。殷中丞王廣淵李立之。編排中書諸房文字。廣淵明曾孫立之。迪從子也。會要系此於十二日。癸亥賜滑州修魚池迎陽婦小吳口後辛縉鏐。乙丑左侍禁雄霸等路走馬承受林仲言國朝上世陵寢在保州保塞縣東猶有天子巷。御城莊存焉。其地與邊吳浞相接無數十里。頗為塘水所壞。乞下本處常完築之。從之。韓琦家傳云。時論塘水之害。亦以保塞陵寢為言。詔遣監獄判官楊格。管勾也。曰張茂。則與保州趙滋。同掌劃而實錄不書。今附見當考。司馬光言。臣竊以赦者官多而利少。然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赦。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予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屢譴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疎決。猶吏貪縱。大為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後為平人。往往指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四

望謂之熱赦。使願怒之民。憤悒惴恐。凶狡之群。志滿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疎決之名。本以威暑之際。恐因園之中。有滯積冤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疎決。死罪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疎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驕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令後每歲疎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疎決。永為定制。庶幾為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煥光集以八月十五日。乙丑十五日也。今附見。丙寅。左驍驍使蔡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卿保信。落都知。為許州鈐轄。初保信奏。合退兵董吉。於芳林園。煎化黃金。趙槩趙抃。王岡等。時在言職。皆陳其不可。弗聽。久之。吉術無驗。又竊金以逃。既捕獲。抵罪。而保信猶出入禁中。御史陳洙。諫官龔鼎臣。共劾保信欺罔。乞正典刑。故黜之。書或註以保信為保吉。今不取。供備庫使忠州刺史。帶御器械。蘇安靜。為內侍押班。諫官司馬光。龔鼎臣言。安靜年未五十。不當廢舊格。乞退廢。

成命不報。丁卯司馬光言。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濛濛。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洗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創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涌於涓涓。故作重徵。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懇阻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猶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其保業云。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措額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衆人之性。皆以為子孫

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墮之心。生驕者。玩兵蹟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康濟。秦隋之季是也。墮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嘗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群胡乘機。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爾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壘未燬。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

# 永樂大典

卷一二四二九

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極之躬擐甲冑擣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有矣由是觀之上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致失墜况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撥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其惜時云夏辛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辛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豈可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備感故能保其令問永大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日有巨室如此將以傳之子孫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四百三十九

六

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敬者扶之獎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法苟不廢之以逸欲敗之以譏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廢之譏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堪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矣今不爲已乃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其遠謀云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牧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禪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不侔矣况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繡戶今女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逆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開暇，無有災言之時也。微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網罟罾戶者，修教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鵂所以因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衝，或一方飢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也。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開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飢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守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不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也。獲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易行也。夫謀遠則似逆，逆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逆也，宜矣。國家之制百

水集卷之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七

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方病大瘡，又苦蹶蹙，又類辟且病，痲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夫今不治，必為痲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其重微云：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涿土可塞，及其成也，漂大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成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成，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辰，為建木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



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北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官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官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托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及在血脉在腸胃。相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頌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息惰華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佞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僞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機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

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其務實云。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速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速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速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速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摛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速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扶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速乎。材任相遺。職業廢弛。而檢勅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速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速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

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  
失而未在譬猶膠板為舟搏土為楫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水以  
文繡使偶人駕之而獲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涉江河  
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徹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  
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紀綱使下無觀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  
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謀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  
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使  
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米之飾歌頌  
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戊辰桂州進士唐子正為試將作監主簿知桂  
州吳及言其素通邊略有孝行著于鄉里也從審刑院于右掖門之西  
院舊在長慶門之東併其地入中書而徙之辛未洪州言分寧縣民彭  
泰因入山伐薪為虎所囓其女能不顧身持刀斫虎帝奪父命雖古烈女  
殆不能過請加旌錄詔賜粟二十石絹二十匹仍令州縣歲時存過之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  
蘇軾通江縣主簿蘇轍試所對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為  
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為祕書丞知靜海縣轍為商州軍事推

官時繼對語最切直其略曰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小心二十年矣  
又曰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又曰宮中賜予無藝所欲則給大  
臣不敢諫司會不敢爭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海  
內窮困陛下又自為一阱以托其遺餘諫官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翰林  
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五三司使司會之名吾媿之而不敢怒  
惟胡宿以為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感世非所宜言力請黜  
之光言是於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為  
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  
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為詞韓琦笑  
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妻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手改  
命沈道遠亦考官也乃為之辭已而諫官楊敞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  
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威德事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介衢州人也以轍  
為第四等且光與鎮同議難之者初光欲以為第二等也於是司馬光  
復與同列上疏言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  
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政陛下側身克己之時而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宮中  
燕飲微為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托散府庫調飲細民况酒之為物傷

# 永樂大典

卷一二四二九

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官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達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官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切爲陛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官妃嬪。進見有時。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卿以傷太和。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感。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奏上嘉納之。元行狀云。既取蘇轍。先遣與諫官王洵。洵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上嘉納之。洵問此時不在朝矣。諫官則揚吹。其辭甚。及光。凡三人。爾恐行狀誤。今但云。同列更須考詳。丙子。詔龍圖閣直學士楊暉於三司取天下凡課利場務。五年併增虧者限一月。別立新額。時場務歲課多虧。惟遂時科校主典。而三司終不爲減舊額。故上欲特行之。丁丑。詔曰。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見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判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合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古人有言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之志。而又繼之以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利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十

以正而考。嚴其實。與士大夫之宣力于外者。皆安於禮義。而不以便文微俸爲姦。則朕之意。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祗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今考校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院。以所定條目施行。條目即陳旭所請。在嘉祐二年七月。戊寅。詔曰。朕觀古者欲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其官。而百姓得安業。今吏多失職。不稱所以爲民之意。殆以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具媮而不爲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知州軍監知縣縣令。有清白不擾而實惠及民者。令本路監司保薦。再任政迹尤異。當加獎擢。己卯。詔審刑院大理寺。天下歲所上獄淹繫者多。自今。月終具所斷案。月日。朱書大中。小事之限於次。月五日前。類聚以聞。又詔自今。詳議詳斷官。闕委審刑院大理寺。與學士舍人院御史臺輪舉之。閏八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爲劍南西川節度。己丑。遣官祈晴。戶部郎中知制誥張環。爲契丹國母生辰使。如京使。朱克明。副之。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宋敏求。爲契丹生辰使。西梁院副使。閩門通事舍人張山甫。副之。司封郎中楊佐。爲契丹國母正旦使。供備庫副使李宗副之。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王益柔。爲契

丹正且使。內殿崇班閻門祇候王淵副之。辛卯詔定州修北岳廟。壬辰以大雨。賜諸軍班特支柴薪。甲午翰林學士胡宿龍圖閣直學士楊敞。御史中丞王壽侍御史知雜事王緯。同考校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丁酉遣官謝晴。降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瀛州王贊為吏部郎中知池州坐失保任也。徙知亳州刑部郎中直史館李徽之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既而臺官言徽之前為制置發運使生事罷去。不當復除。即改命徽之直龍圖閣知河陽河北轉運使司勳郎中直史館李肅之為制置發運使。庚子工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禮部侍郎曾公亮為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張昇為工部侍郎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上既許富弼辭喪。乃遷琦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公獨不可辭。昭文以待富公邪。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長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自上聞者亦是琦言。此後據記。琦見富弼并樞密使時。辛丑參知政事孫抃。樞密副使歐陽脩。趙鼎。包拯。並進官一等。仍改脩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為左諫議大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十一

夫樞密副使。宿既謹靜。及當重任。尤顧惜大體。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廢事。以革宿弊。宿獨賦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甲辰參知政事孫抃。歐陽脩。樞密副使趙鼎。包拯。並上表辭所除官。從之。乙巳詔給前宰相富弼月俸之半。弼固辭不受。丙午皇弟十三女薨。贈楚國公主。其生才六十一日云。丁未。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曾三章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時。臣疎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况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先於此。若舍而不言。專以兄細之事。煩浼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菹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取。則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群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既具劄子。復面請之。上特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賊事。請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光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日所言宗廟社稷

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詔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每歲終定部。下知州軍一合。能否尤著者為優。劣如連二考俱在優劣等。即具以聞。當議特行賞罰。此據會要。治平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考課院言。建州六年八月。未九月。癸丑。詔三司知開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內藏庫解錢一百萬助糧軍儲。甲寅。詔轉運判官其位本路通判。及兵馬都監之上知州。則以官序之。丙辰。磁州防禦使承亮為明州觀察使。仍封昌國公。故事。皇族本官之長。封國公。物故則以次受封。至是徐國公贈安定和懿王承簡卒。而承亮於秦悼王後為最長。故以命之。承亮子壬戌。知諫院楊暉。司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詔自今止。命御乘使臣及扶持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庚午。占城國獻馴象。丙子。官苑使忠州刺史知雒州趙滋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始滋捕殺界河運鹽者。契丹以為言。知澶州彭思永河北轉運使燕慶皆劾滋生事請罷之。朝廷更以為能。就加軍職。轉運使本傳并撰唐介。按此時介未河北也。介別去。尋又遷天武。揀日四廂都指揮使。司馬光言。臣先曾謝趙滋為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為信。臣以自恐聞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

人使禮貌驕倨。不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事。恐別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場日駭。乘與暴露於澶淵。虜騎憑陵於齊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為兄弟。歲捐金帛以彌之。聘問往來。待以敵國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為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國之禮。未有闕也。為邊臣者。當訓士卒。繕器械。以戒不虞。厚饗饋。謹威儀。以待使者。內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強。胡苟為夸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虛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蒙隳一闕。則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昔孫劉毀餅。而曹衛交難。鄆人滙管。而魯國喪邑。涉他梭手。而晉失諸侯。女子爭秦。而吳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謹也。雒州當虜之衝。平居則行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典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稟性狂狠。不可久真於彼。乞落軍職。徙之內地。無使邊將相效。為國生事。實天下幸甚。不報。治平六年九月。權龍神衛廂主。十二月。遣天武。林日廂主。八年五月。又遣步軍都虞候。光所請不得其時。或在滋再遣軍職之後。今詳附

初除軍機時史修考詳 丁丑命太原府代州副部署郝質內殿崇班閻  
門祇候同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事郭窩修豐州 是月司馬光復奏臣  
前乞檢會臣并州所上章早定繼嗣事陛下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  
臣所能及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意陛下朝夕發  
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甫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精選  
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沮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  
為之後者為之子也若於禮律皆有明文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  
五矣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  
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慮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宮之在  
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人天下  
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它日皇太子生後使之退歸著  
却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默吟  
光所言後十日有詔令與殿中侍御史襄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  
光屏人語曰日者大享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曰聞君  
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  
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於是光復具奏且面

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奪卒  
之勝後立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  
策國老門主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  
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  
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洙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為後既發  
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  
汝輩當為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暴卒御史中丞王疇等乞優加贈  
贈與一子官賜錢十萬此據司馬光奏議并陳襄所作洙墓誌洙卒在九  
月十五日御史堂記云洙仰藥死當考 時知江州呂誨亦上言曰臣竊  
聞中外臣僚屢有密疏以聖嗣未立請擇旁繼指斥祖宗分別商榷臣子  
之心詎當如是蓋憂懼頂履發於忠誠而不虞機會之失也雖然宗屬有  
親疏天資有賢愚委付親賢當出聖慮人臣安得陳露事機以萌非冀唯  
陛下思忠言奮獨斷遏未然之亂無使後時此防微之深慮也又聞日官  
近奏彗星躔心宿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日明堂前  
為太子後為庶子星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質之知星者以謂既直且闕而

永樂大典

卷一二四二九

妖星所犯變見之驗恐不在西北。臣又聞自夏及秋。京師淫雨。諸路水潦。數州地震。江河泛溢。民戶墊溺。斯陰威之沴。固有冥符。唐神龍初。洛水暴。威求務光。日自登皇極。未建元年。非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贊業。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災。厥罰斯至。乃已然之明驗。有以知皇天愛陛下之深。數以災異感動。若尚不加警悟。殆非畏天保國之深慮也。臣又聞近宗室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驚疑。是以陰沴之應。窺觀之心。不可不知其漸。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為宗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奏議。延對大臣。周爰忠讜。審擇官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况宗枝蕃茂。豈無賢德。上副聖念。脫或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以安久系。萬一姦民。陰有附會。陽為忠實。以縲上心。此最為患之大者。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惑王根邪說。捨中山而立定陶。及孝安之際。梁冀姦謀貪暴。安冲切而畏清。河嚴明。卒至於亂。向用正人。諫論則東西二京基祚可量哉。惟陛下思祖宗造宋之艱難。監成安。應漢之基祚。窒姦臣附會之漸。絕後世窺覷之患。早為定斷。慰安人心。天下大幸。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古

知何從得之。今復取附見九日末。右監門衛大將軍文州刺史叔韻。進所業。召試學士院中格。遷領辰州團練使。初相見皇祐九年六月。冬十月庚辰朔。駙馬都尉李瑋言。奉詔舉官為將領。而臣家有賓客之禁。無由與士人相親。聞崇宗慶等。當時得與禁近。往還報復。例而請之。詔具凡所接賓客以聞。辛巳。贈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亢。為遂州觀察使。故兵部郎中張夏。為太常少卿。先是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朝廷新考課之法。將視州郡守長之能否。而升降之。盡力之吏。苟於職有所施。設雖沒而其勞績因事以見。亦宜少追錄之。項張夏守泗州。取土石為城隍。以拒長淮之暴。又為堰岸以防汴水之入。其補壞增舊之制。則又著為條令。而刻之於石。使後人遵而不敢廢。其後淮水屢漲。而常賴以免其虞。又嘗為兩浙轉運使。作石堤以防浙江之汎。抗人懷夏之功。廟而祭之。堤上至今思之。又張亢在河東。以麟州遠於水泉。尚時寇至。民幾不能自存。乃築月城以包有之。又瀛州之城。雖堅而小。緩急不足以守。亢因舊基而增大其制。異日或有風塵之警。民得以清野入堡者。非此曷恃乎。亢勤職備患。實惠二州之人。今夏與亢既死。願陛下特加褒贈。或錄其子孫。以勸官吏之盡心。而使知朝廷察臣下之勤勞。死而不忘其功。亦用人之術也。故卹及之。

于。極密院請。自今前後省內臣入仕並理三十年磨勘。已經磨勘者理二十年。其以勞得減年者毋得過五年。從之。自祖宗以來。內臣未嘗磨勘轉官。唯有功乃遷。至景祐二年九月。詔內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功勳。經十年未嘗遷者。奏聽旨。蓋猶未有磨勘定格。慶曆以後。其制漸嚴。黃門有勞。至減十五年而人仕。才五七年有遷至高品以上者。兩省日著十年磨勘之制。而減年復在其中。至是。患其幸進者不已。故釐革之。知諫院楊敞獨言。文臣七遷而內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宜如文武官例。增其歲考。乃詔入內。高班以上。仍舊理十年磨勘。其無勞績有賊私罪。若公罪徒已上者。倍之。改為言事官。願以士人比。聞寺議者譏其失職。景祐二年九月。楊敞實疎無之。會要共有改言。乃十一月。乙丑。今并書。初。沙苑關馬。秦州置場。以券市之。內侍李繼和領其職。不數月。得馬千數。梁適薦之。詔減磨勘三年。舊制。內侍入仕。至二十年始得磨勘。自是有以勞進官者。皆引繼和為例。繼和事。州見。景祐二年八月。知秦州。嘉祐二年八月。徙永興。其為繼和。當在至和嘉祐間也。詔太常禮院修謚法。初。本院言。今所用謚法。乃雍熙年中所定。其間字數。比賀瑒沈約王彥威所錄多舛誤。請別編修。從之。甲申。河中府進士南宮魯為試將作監主簿。以都轉運使彭

水樂大典卷萬三五百元

思永言其文行推于鄉里也。丙戌。詔京東西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比年水災盜賊仍起。其合邊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鈐轄司。於控扼之地。相度增置都巡檢以聞。壬辰。起復前左衛大將軍兵州團練使宗實。為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初。司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答。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官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不惠。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宗實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答之。上曰。復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內批出。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詔。至和末。上得疾。文彥博當獨劉沆與王堯臣。勸上早立嗣。上許之。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言者相繼。司馬光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知者。不可勝數。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息。琦獨嘗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于內學。冀得親賢可屬大事。



欲以此感動上意。乘間即言。宜早立嗣。上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况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威德大慶。傳之萬古。孰有踰陛下者。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於是因光等言。卒成上初意。然宗實猶固辭也。蘇何所傳。云。且格。范。集。久。章。謝。述。每。除。留。中。世。嘉。祐。九。年。范。鎮。最。先。定。議。司。馬。光。次。之。也。格。此。時。留。在。江。寧。十。二。月。召。為。周。封。樞。本。傳。亦。不。云。與。鎮。交。章。論。述。及。格。自。周。封。還。卿。史。中。丞。始。乞。兼。定。太。子。蓋。嘉。祐。三。年。六。月。事。矣。今。格。知。刑。罰。豈。不。失。事。實。又。稱。所。傳。稱。謝。與。共。日。馬。光。派。同。日。內。出。然。光。派。則。九。日。則。于。十。日。矣。若。謂。周。日。進。王。則。可。也。今。亦。必。必。如。刑。罰。更。考。矣。癸。巳。諸。王。宮。侍。講。也。田。真。外。郎。編。校。書。籍。王。徽。為。宗。正。寺。伴。讀。徽。為。官。僚。凡。十。三。年。於。宗。實。有。輔。導。功。故。有。用。之。初。吳。奎。在。翰。林。薦。徽。可。任。經。筵。文。館。之。職。宰相。韓。琦。指。徽。名。謂。執政。曰。惟。此。人。與。孟。恂。不。通。私。遇。足。見。其。有。守。徽。長。垣。人。也。恂。時。為。都。官。郎。中。遂。與。徽。並。除。編。校。書。籍。王。恂。已。丑。未。年。乙。未。樞。密。院。言。勅。會。兩。省。使。臣。庸。勤。條。例。欲。除。景。祐。二。年。九。月。詔。并。入。內。省。自。來。黃。門。轉。高。班。例。

依舊。外並依今年十月三日指揮。其餘條例。更不施行。詔合該改轉高班。已上內。元日勞績者。及無勞績有公罪杖已下者。並理十年磨勘。無勞績有賊私及公罪杖已上者。並理二十年磨勘。內私罪情理輕取旨。餘並從之。丙申。詔知宗正寺。即管勾本司事。遇祠祭許見官屬。馬軍司言。成平縣就糧武騎帶甲刺負四指揮。共管一百二十人。不成隊伍。虛占管量。欲乞并為一指揮。從之。丁酉。詔磨勘選人。歷任曾失入死罪未決者。俟再任來。主應格聽引見。其已決者。三次乃許之。若失入二人以上者。雖得旨改官。仍與次等京官。戊戌。以太廟南舊府司。為知宗正寺驛宇。十一月丁巳。起復右衛大將軍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宗實。上表請於帝。帝以為賢也。願因起之。宗實表。四上乃從其請。戊午。環州善官石侍。葉蘇恩。貸命送湖南。編管。仍分所管善部為八族。各推首領。以主之。恩本為五月。善部巡檢。領合道鎮。定邊。平遠。二寨。部族為最盛。初。渭州。遣指使沿邊。水羊為也。日族。邀射奪其所乘銀鞍。既而指使告于平遠寨官。繫其族二十餘人。善泉。遂圖寨。恩言其族。願得放所繫人。本案既聽。運而。經略使韓。絳。合恩。後。恩止。推其首為過者六人。至慶州。絳不許。遣部署馬懷德。領。

兵隨恩大索其族皆叛去未幾復出降緣因奏恐其後難制遂夷也日族  
多既坐竄而五門蕃部巡檢自茲廢矣元平建嘉在七月戊戌庚申左  
驛使嘉州防禦使入內都知史志聰落都知提點集禧觀志聰市後苑  
木才私役親從官木仆折足而死殿中侍御史韓緝言親從布列宿衛所  
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主者為私役則禁衛之嚴地矣事下開封府故事  
府有獄司錄參軍必自知府乃敢鞠治於是多為志聰地者司錄參軍呂  
壽獨窮竟之志聰坐此黜壽南安人也 癸亥以壽星觀新作 真宗神  
御殿為永崇殿先是上清宮災而壽星殿獨存遂建為壽星觀或言壽星  
殿像則真宗御容也於是別建神御殿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言都城中真  
宗既有三神御殿矣營創不已非祀無豐暱之義請罷其後不許江休復  
雜志云壽星觀坐像內官以首聖志後差在判范有之相度別建一殿謂  
之壽星神御殿明年九月改名崇光殿 己巳夏國主諒祚言本國竊慕  
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許之 庚午  
校書郎章衡為太常丞直集院大理寺丞羅愷權知淮陽軍更候一年與  
轉官愷第二人及第既召試而考其賦落韻也 辛未於潛縣令編校祕  
閣書籍孫逖為館閣校勘從新制也編校書籍二年得補校勘自洙始

永樂大典卷萬字四十九

詔如聞諸處逃軍藏匿民間或在山谷寒餓轉死者甚多其令開封府及  
轉運司出榜曉示限兩月自首除其罪 乙亥樞密院上所編機要文字  
一千一百六十一冊自初纂集訖成書凡四年餘 戊寅新廣南東路鈐  
轄文思使康州刺史李樞領運新除官以封贈父母從之 光祿少卿張  
叔唐致仕初叔唐知壽州值水災監司奏叔唐非才詔移蔡州司馬先言  
蔡壽之民皆陛下赤子叔唐若為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  
况蔡州封却閑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壽州牧  
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唐實有才能惠及於  
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証賢之罪使叔唐仍居舊任不復私易今減否  
不分進退無據衆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為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  
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况叔唐資性庸下老而益昏本無片  
長授任過分其為忝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為害伏乞朝廷直令致  
手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民庶幾庶幾明白無損政體詔改叔唐知衛  
州叔唐遂乞致仕從之 十二月丙戌詔新復豐州其擇武臣為知州置  
兵馬都監及監押二人統以上罪送府州杖以下聽決之 丁亥內殿崇  
班閣門祇候同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事郭霽為內殿承制知豐州 司

永樂大典

卷一二四二九

馬光等言。伏見國家優修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城。修之甚便。其地勢孤絕。外迫寇境。病者王氏知州之時。所却蕃族甚衆。有

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曆初元吳攻陷州城。民及三寨蕃酋爲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有五堡。環城數十里。皆草莽

林麓而已。若建以爲州。則須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御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

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略司嫌其單外。地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居兩山間。既難守。今既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臣等以

爲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其兵馬芻糧不更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略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地。俟民

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爲州。亦未晚也。庚寅。詔諸路都署司。自今諸軍各置隨軍功過簿。以備遷補。太常禮院言。明年正旦。大慶殿當受

朝賀。其三日。上辛。祈穀于上帝。前三日。不作樂。請如慶曆元年故事。用次辛。從之。慶曆九年正月辛亥朔。柳大慶。慶曆二年正月丙子朔。不交。

會史。慶曆二年。法也。當作九年。甲午。殿前都指揮使建雄節度使許懷德卒。贈侍中。謚恭毅。懷德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朝會上下。馬必就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六

平地以示尚壯。在宿衛十四年。致乞身上。以其精神未衰。不許。懷德目。臣年過耄。儻爲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即詔爲減數歲。懷德無它長。自初權

守邊。連以畏懦被請。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遭時平。保寵然祿。蓋有天幸云。辛丑。三館祕閣上所寫黃本書六千四百

九十六卷。補白本書二千九百五十四卷。遣中使詔中書樞密院。合三館祕閣官。即崇文殿賜宴。以嘉其勤。仍詔兩制者。詳天下所獻遺書。擇其可

取者。付編校官。覆校寫充定本。編校官常以一員專管。勾定本。甲辰。契丹國母遣林牙左鎮軍衛大將軍蕭傳恭。州觀察留後魯昌商。契丹遣長

寧節度蕭贊。崇祿卿王正辭。來賀正旦。乙巳。安化州蠻來貢方物。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七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口。一千五百八十七

萬五千五百八十客戶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口。六百八十萬七千五百三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董 學 應 教 官 仲 年 王 高 洪

學 士 王 胡 正 家

分 教 官 休 樂 日 丁 士 英

書 寫 主 員 王 陳 曾 卿

圖 庫 監 生 王 馬 中 華

王 危 道 華